

如果你曾酷爱《鬼吹灯》，那么恭喜你找到一部比《鬼吹灯》更值得多读一遍的冒险笔记！

海归心理师的奇梦，神秘坠楼事件的谜团，至今仍未消亡的断金刀客……米兜被绑，复制人张爱民再现——天书，又见天书！

年度销量黑马

一部汇集天下宝藏位置的线装册子
一个专门追杀盗墓者的神秘组织

唐墩◎录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唐墩
奇闻
Tang Dun Qi Wen



唐墩
Tang Dun Qi Wen
奇闻



唐墩
◎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书开卷. 第2季/唐墩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9.7

(唐墩奇闻笔记)

ISBN 978—7—5108—0132—7

I. 天… II. 唐…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134 号

天书开卷. 第2季

作 者 唐 墩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98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132—7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笔记拾之离魂记

第一节	信	2
第二节	失踪	5
第三节	前往陕西	8
第四节	又一封信	11
第五节	敲碑遇鬼	14
第六节	计划中止	17
第七节	消失的尸体	20
第八节	又一次失踪	23
第九节	又是天书	26
第十节	灵魂出窍	29
第十一节	僵尸	32
第十二节	失踪之后	35
第十三节	鬼上身	38
第十四节	密室	41
第十五节	赖宝的推理	44
第十六节	旧友	47

第十七节	海椒市22号	51
第十八节	血海深仇	53
第十九节	老付的下落	57
第二十节	浑水	60
第二十一节	孔三	63
第二十二节	远飞鸡	67
第二十三节	发现禁明轩	70
第二十四节	赖宝的计划	73
第二十五节	神秘人	76
第二十六节	回忆	79
第二十七节	叫粒子的老外	82
第二十八节	匪夷所思	85
第二十九节	离魂	89
第三十节	自由与代价	92
离魂记之我的整理		95



笔记拾壹之恶食记

第一节	活食谱	100
第二节	灶王爷	103
第三节	菜	106
第四节	他又出现了	109
第五节	长生成仙	112
恶食记之我的整理		115

笔记拾贰之刀客记

第一节	李师父之死	118
第二节	验尸	121
第三节	断金刀	124
第四节	苟延残喘	127
第五节	另外一柄断金刀	130
第六节	真凶	133

第七节	理由	136
第八节	幕后之人	139
刀客记之我的整理		142

笔记拾叁之美梦记

第一节	美梦成真	146
第二节	黑色奥迪	149
第三节	别墅区	152
第四节	门	155
第五节	小男孩	158
第六节	一切都是真的	162
第七节	帮手	165
第八节	迷途	168
第九节	奇怪的房间	172
第十节	部分答案	175
美梦记之我的整理		179



笔记拾肆 之勾尸记

第一节	世外桃源	182
第二节	尸气箱	184
第三节	施咒者	188
第四节	田思蒙	191
第五节	谜一样的结局	194
勾尸记之我的整理		197

笔记拾伍 之刺客记

第一节	轩部	202
第二节	拜入轩部	205
第三节	变节	208
第四节	五鬼之死	211
第五节	真正的刺客	214
刺客记之我的整理		218

笔记拾陆 之雪霁记

第一节	订婚	222
第二节	米兜被绑	225
第三节	返回C市	228
第四节	老不死	231
第五节	未知数	235
第六节	换乘	238
第七节	龙脉	241
第八节	车祸	244
第九节	躲	247
第十节	苏醒	250
第十一节	红布石头	253
第十二节	石头与照片	256
第十三节	七彩雪霁树玉	259
第十四节	庞大的车队	262
第十五节	尤正和王寿	266
第十六节	弥天大谎	269



第十七节	隋侯珠	272
第十八节	赤珠	275
第十九节	合作	278
第二十节	逃跑	281
第二十一节	突然出现的登山包	284
第二十二节	墨色石壁	288
第二十三节	中计	291
第二十四节	埋伏	294
第二十五节	又是埋伏	297
第二十六节	屠杀	300
第二十七节	老谋深算	303
第二十八节	打开入口的办法	307
第二十九节	下洞	310
第三十节	似曾相识	315
雪霁记之我的整理		321

天书 K TianShu KaiJuan 开卷

笔记拾之离魂记



第一节 信

“急事！速回 C 市和我联系。”

“老付失踪，速回 C 市，已报案，看到消息马上给我电话。”

看到陈重和赖宝分别发来的两条短信之后，我拿着手机呆坐在床上，一时间都不知道应该先和谁联系。看来是赖宝知道老付失踪之后马上去找了陈重，陈重也许发现了什么。我想了一会儿给陈重发去短信：我现在马上出发来 C 市，快到的时候再和给你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接着我给赖宝打电话，刚拨通，赖宝就把电话接起来了，第一句话就是：“快回来！老付失踪了，没开玩笑，真的不见了！好像和老付爸爸有关系。现在你赶紧回来！”

和赖宝约定在米兜家的那个书店见面之后，我赶紧穿好衣服，又胡乱抓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就匆忙下楼打车。在车上给爸妈打了电话回去，告诉他们我有急事现在必须马上去 C 市。我妈因为照顾店里的生意，没空和我多说，只是简单地嘱咐了几句。而我爸反反复复地在电话里让我赶紧去找个工作，靠写字为生根本不能换钱，还告诉我他当年写稿子换来的也不过几包烟钱而已。

当大巴车上了高速公路之后，我爸还在电话里一直叨唠，颠来倒去地说着相同的话。挂掉电话的时候，我才看到了陈重的短消息：你是否已经上车了？我赶紧回道自己已经在车上了，问他有什么事。陈重回消息说：现在说不清楚，你来看了就知道了。反正事情有些离奇！

看到陈重的短信回复，我估计和老付的失踪无关。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老付的失踪是大事，本想告诉陈重，但既然赖宝都没有将事情告诉他，那老付的失踪肯定不是那么简单，而且赖宝说已经报案了。不管了，先瞒过陈重再说。于是我对陈重撒谎，说有一个朋友刚巧生病，现在要去北京就医，临行前我必须去见他一面，之后再到他那里。才发完陈重就来电话说：“这件事很重要，而且很离奇，离奇得……我现在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说，更不知道该用什

么词语来形容。”

我问陈重：“是个案子吗？”

陈重说：“以前是个案子，现在不是。”

我看陈重已经开始聊起这个事情了，本想将话题引出来，这样我在去C市的路上就能了解个大概，结果陈重又叹气道：“总之这件事很离奇。我告诉给赖宝，赖宝似乎也不怎么关心，难道你们都变了？总之你们做完手头上的事还是和我联系一下吧。”说完陈重就挂了电话。

听到陈重说我们变了的时候，我心里一阵紧张：难道陈重也发现我们这几个进过洞的人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还是他那样说只是一种形容而已？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C市，下车之后直接从车站打车赶到米兜家的书店，刚一进去就看到米兜的妈妈正在招呼工人将书店的那块“飞流直下的青春”牌子取下来。

难道米兜要关店？我就知道，谁家姑娘摊上赖宝这么个倒霉孩子肯定没什么好下场。

我忙跑过去问米兜妈：“阿姨！赖宝和米兜呢？”米兜妈见是我，高兴地把我拉进店里，给我拿了一瓶饮料，便问我近况怎样。我和米兜妈聊了一会之后问赖宝和米兜去哪儿了。米兜妈说：“刚才两个人还在这里呢，一眨眼就不见了。你等一会儿，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我又问怎么要取牌子。米兜妈说：“只是取下来重新做一个。现在这个牌子看起来有点旧，做个新的牌子。米兜的主意，说这样吸引眼球，说叫什么‘梦一场’？哎，我也弄不明白年轻人的这些玩意儿。”

我“哦”了一声，拿出手机给赖宝打电话，刚拨通就听到赖宝那特有的手机闹铃从外面传过来，我站起来对他说：“就你的手机声音这么傻。”赖宝看我一眼说：“那是我专门为傻冒设置的独特的来电声音，我们家米兜来电就不这样。”我说：“不是傻，是巨傻！”

米兜在旁边笑了一下，脸色有些苍白。我问赖宝她是不是不舒服。赖宝说被吓到了，没什么其他的。我奇怪地问：“怎么回事？对了，老付怎么了？现在警察怎么说？”

赖宝摇头说：“我本来说去报案的，结果老付的妈说现在不能报案。有封信给你看一下，你看了就明白大概是怎么回事了。”说完之后从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切口已经被别人剪过了，我刚想问赖宝，他就抢先解释道：“是老付自己剪的。”

我点点头，拿出那封信，信上所写如下：

儿子，不要再查那本书了，也不要再试图去找我。即使你查出那本书里到底写的是什么都没，里面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记载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们付家三代人为这本书花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也干了很多我们以前并不愿意干的事情。我现在很好，在另外一个地方以另外一种形态生活着，不要挂念。得孝敬你妈，没事的时候回去给你姥姥姥爷上上坟，那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我拿了一些旧衣物和一些家里的东西，把一些钱放在了你的桌子上，装在一个信封里。钱不多，得让你记住挣钱并不容易，不要大手大脚地花钱，富不过三代，我不想在你下一代之后整日为了吃一顿饱饭到处奔波。

信的下面没有落款，是用钢笔写的，蓝黑墨水。我看完之后将信装好，问赖宝：“这信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在什么地方？谁先看到的？”

赖宝将我拉到书店后面的小仓库里，一人端了一个小板凳坐在角落。赖宝坐下之后先问我：“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老付的爸爸留下的？”

我点点头，又马上摇头说：“不知道，没什么迹象表明就是老付的爸爸留下来的。”

赖宝说：“我们首先确定这封信是不是出自老付爸爸的手笔？我已经找过老付的妈妈，她拿了一些老付爸爸以前的信和日记对笔迹，就我来看几乎是一模一样。我想下一步去找陈重，看能不能让公安部门的笔迹专家来对一下。如果对出来是一样的，那就真的是出自老付爸爸的手笔。”

我点点头，赖宝又说：“我们假设的确是老付爸爸所写，那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我看着赖宝问：“什么意思？”

第二节 失踪

“老付爸爸在信上叫老付不要再去查那本书，也不要试图去找它，你看到这句话没有？”赖宝问我。我又翻出信看，点点头说：“第一句话就是写的这个。”

“你看，有些就算查出来也没有用，不是想象中那样记载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赖宝指着那句话，用手点了一下对我说，“老唐，一本记载着全神州大宝藏和未知的古墓地点，以及一些其他秘密的天书，还不算记载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我揉了揉额头问赖宝：“不明白你的意思。”

赖宝“哎”了一声道：“你还不明白？我这样给你说，他爸爸既然这么写，就表明他知道老付在调查这本书。首先老付找爸爸这个事谁都知道，但是他爸爸不可能这么详细地知道老付正在费尽心思地查找那本书。如果他知道这事，也就是说他肯定有一段时间在密切注视着我们的动向，我估计就是我们遭遇到王强那件事，也就是认识钟笙的时候。不过有一个地方很矛盾，既然他爸爸知道我们找到了钟笙，在钟笙那里知道这个秘密的一部分，他怎么又会说没有记载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点点头说：“对，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当时他爸爸就写下了这封信，但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他并没有将这封信交给老付，而是在之后才交给老付……不不不，我想或许是因为老付的爸爸碰上了什么事，又或许是有人拿到了这封信。”

赖宝说：“我同意你说的后一个观点。还有一个推测，那就是老付爸爸在说反话。这封信里隐藏了什么秘密我们还不知道，或许我们还没有看出来。”

我突然想起来这封信是怎么发现的赖宝还没有告诉我，一巴掌拍到他的肩膀上，赖宝吓了一大跳。我问：“你还没有告诉我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呢，就先分析这些？”

赖宝点点头……

在赖宝去J市那段时间，赖宝将米兜托付给了老付，因为老付比较空闲。而米兜因为经历了避云洞事件之后，胆子变得越来越小，连开出租车的工作也没有再做，只是安心地守着书店，店铺开门关门都由老付负责。赖宝回来的头一天晚上老付接米兜下班，因为到米兜家必须经过老付家，在快到老付家的时候老付接到一个电话，接完之后老付脸色就变了，对米兜说他稍微开快一点将米兜送回去，因为家里出了点急事。米兜当时见老付的模样很着急，心里觉得自己不管怎样都有些亏欠老付，于是硬要和老付一起回去看看怎么回事。老付也没有拒绝，直接将车开到自己的小区。

老付和米兜上了楼，将门打开之后，一进屋，老付就问坐在沙发上掉着眼泪的老付妈说：“我爸呢？我爸在哪儿？”米兜当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难道老付的爸爸回来了？米兜心里也是一阵激动。

结果老付的妈妈摇摇头说：“你爸爸肯定回来了，他的一些衣物不见了，而且桌子上还留下了这封信，我看了下应该是你爸爸写给你的。”

“就是现在你手上拿到的那封信。”赖宝对我说。

之后老付将米兜送回家，告诉米兜明天早晨还按时来接她，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老付也没有去接米兜。等赖宝回来之后米兜第一时间告诉了赖宝，他去找老付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赖宝本想老付是个孝顺儿子，不管去哪都会告诉自己的妈妈，但这次老付的妈妈也不知道老付去了哪儿，只是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这孩子难道是去找他爸爸了？”

这句话点醒了赖宝，赖宝的第一反应就是老付失踪了，有可能和

老付的爸爸爷爷他们一样不见了。随后赖宝马上给我打了电话，结果我没有接，于是发了短信给我。

我听完赖宝所说，接连说了十几个老付有可能出现的地点，赖宝说这些地方早就已经去找过，根本没有看到老付的人。我问赖宝要不要告诉陈重，赖宝说我们决定暂时不要报警，也就是不要去找陈重。陈重怎么说都是警察，他知道人失踪了不可能不回去立案吧？我们不报警却找这个警察朋友帮忙，会让他很难做的。

我和赖宝决定再去老付家一次，问问老付妈妈相关的情况。去了老付家，见老付妈妈的眼睛一直肿着，忙安慰了几句，但都不知道怎么开口问自己想问的。老付妈妈给我和赖宝端来茶水后就说：“我知道你们是付清的好朋友，和付清就像亲兄弟一样，我也把你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找付清而来的，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就问吧。”

赖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第一、老付爸爸信中所说留下的钱是多少？现在钱在什么地方？第二、老付失踪之前在家里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是否和什么人联系过？家里有没有接过什么人的电话？

老付妈妈进屋拿了一个牛皮纸包出来，说钱就包在那里，只有一千多一点的样子，她没有仔细看过。老付失踪之前并没有在家里说过什么，言行举止都和以前完全一样，只是好像买了不少什么铲子、绳子、刀以及弩弓之类的东西，没有和其他人联系过，也没见他用过电话，整天就闷在家里写写画画的，不知道在搞什么。

我和赖宝对视一眼，同时起身向老付所住的房间走去，房间里很杂乱，到处是一些撕烂的废纸——都是 A4 纸。我们拿起废纸来看，写着要么是器械的名字，要么就是天书，在天书两个字下面还画着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找了一会儿，问赖宝有没有什么发现。赖宝说看到一张名片，是 C 市一家卖户外用品店的。我和赖宝当即决定马上前往。

第三节 前往陕西

到了那家户外用品店，我们向店员描述了一下老付的长相，店员都没有什么印象，我怒道：“就是长得不像个好人，站出来不是像个得绝症的就像是个吸毒的二十多岁的男人，还开着一辆尼桑蓝鸟。很牛的样子，说话很大套，像个暴发户，见过他的人都会心里骂他傻 X，这样的人见过没？”

店员一愣，想了一下说：“先生，我对你说的这个人有点印象。但是他开的是一辆越野车，并不是尼桑蓝鸟。”

越野车？我赶紧问是什么时候。店员说是前天的事情了，看见那个客人开着越野车，当时店外不能停车，但是那客人硬要停在那儿，一个交警过来开罚单，那客人竟然在交警面前站得挺直地说：“接受交警同志一切处罚，但是我现在必须把车停在这儿。”交警白了他一眼说：“不马上开走，就给你拖走。”那客人这才慌忙招呼店员将自己买的东西全部装到车上，然后开车走了。

因为这件事，所以店员对这位客人印象特别深刻。我听店员这么一说，的确是老付那小子的作风，便问老付买了些什么东西。店员笑着说：“对不起，我们不能随意透露的。你们要想知道，还是去问你们的朋友吧，好吗？”

我要能找到他，还来你们这儿？我有些冒火，但是被赖宝拉走了。赖宝坐在出租车上看着外面，过不了几分钟就会点起一支烟，还没回到书店，就抽了五六支。下车之后赖宝又将信拿出来看了看说：“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赶紧问：“是怎么回事？”

赖宝将信摊开放在桌子上说：“老付肯定是去他妈妈的老家了，而且还不知道从哪搞了一辆越野车。”

我摇摇头说：“不明白，为什么？”

赖宝看了我一眼说：“老付爸爸的信中写着叫老付有空去姥姥姥爷

的坟上多去看看，你想想，他爸爸为啥不写给他奶奶爷爷烧纸，偏偏要给他姥姥姥爷？”

我说：“万一老付的奶奶还活着呢？”

赖宝说：“你脑子真没记性，老付奶奶去世已经两年了，去世的那天，他还哭哭啼啼地找我们去喝酒呢，还给我们讲了很多他奶奶对他如何如何好的事，喝醉了之后又开始发酒疯，将以前所有女朋友的小名儿挨个叫了一次……”

准确的说是从前暗恋的女孩子。

我突然想起来，老付奶奶去世之后，老付因为伤心过度，喝酒也喝过了度，最后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基本上都是我和赖宝在医院里陪他打牌度过的。

“所以我想老付爸爸的信中那样写肯定是在暗示老付什么，老付又不傻，不可能看不出来，况且那还是他的爸爸。”赖宝说，“我想我们得去找老付，毕竟现在你和我都与那本天书有关系。”

我看着赖宝说：“你脑子进水了？你知道老付妈妈老家在哪儿吗？陕西呀大哥！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到的，我们现在去至少得花上个一天一夜才能到，况且我现在身上的钱都不够吃饭了，你要知道我爹娘现在不可能给我拿一毛钱，我之前的钱都还是跟老付借的，你这又不是不知道。”

赖宝咬咬牙说：“但老付找他爸这事一直是他的心病，万一有什么事……”说完，赖宝开始说起他和老付之间的一些儿时回忆，说得有多恶心就有多恶心。我实在是顶不住了，就说：“行行行，我们去我们去！但问题是路费钱从哪来？”

赖宝说了一个字：“借！”

于是我和赖宝分头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说跳槽去了新公司，新公司很器重我们，决定让我们参加公司最近的出国培训。虽然费用公司全包，但以防万一，身上得有点钱。撒下这个弥天大谎之后，我们各自从亲戚朋友那里凑到了5000块钱。

最后我和赖宝算了算，我俩的钱一共加起来有一万零七百多。我

们一直试着和老付联系，打他电话，没有人接，但一直是通的，就表示老付人还活着，也没人打电话到老付家要赎金，这就表示他肯定没什么事。

第三天天还没亮，我就和赖宝坐上了去陕西 H 市的大巴车，上车前问了司机，去 H 市大概要多久。司机说如果天气状况良好，一路顺利的话，大概是 6 到 8 个小时的路程，反正一整个白天肯定会在路上给彻底耗尽。上车之后赖宝才告诉我其实他也不知道老付妈妈的老家具体在什么地方。我正想下手掐死这个王八蛋的时候，赖宝赶紧解释说他的打算是下了车就跟老付的妈妈联系，到时候不就知道了？况且现在已经买票上车，到时候再说吧。

下午 4 点半的样子，我和赖宝在 H 市车站下车。一下车我就全身发软，特别是一双脚，简直吃不消。很长时间没坐过这么久的车，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出了车站，我和赖宝像两个白痴一样蹲在门口不知道该干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心头一股无名之火就冒了出来，劈头盖脸地把赖宝大骂了一顿。赖宝也不说什么，想了想决定给老付家打一个电话过去，结果打过去竟然是老付接的电话。我贴在赖宝手机上听了一下马上就抢过来，二话不说就开骂。等我骂爽了，老付很委屈地在电话那头问：“你们怎么去 H 市了？”

我便把赖宝的推断给说了一番，老付在电话那头竟然说：“我……只是准备去，还没去，我原计划是明天早上出发的，这几天买了点东西。要不你们就在那儿等着我？我借了辆沙漠王子，明天就到。”

然后老付给我们说了 H 市一个酒店的名字（听名字就至少是四星级），叫我们住那儿去，明天他过来之后给我们结账。我想反正钱已经借了，而且闲着也是闲着，现在回去也不划算，况且也没有回去的理由啊。于是我和赖宝打了一个车直接到酒店，开了一间房住下，然后猛吃了一顿，反正是什么贵吃什么，再去蒸了一个桑拿，都要了发